

闲庭 随笔

最是“苏”香能致远

■徐兆宏

真正爱上读书,源于父亲送我的一本《三苏文选》。至今这本书仍放在我书橱最显眼的位置,那是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牛宝彤选注的一本文集。扉页上还留有父亲的一句告诫:“传苏门之书香,做育人之贤师。”

字迹虽然有点模糊不清,但我清楚记得36年前,我考取师范时父亲与我促膝谈心的那个夜晚。月朗星稀,凉风阵阵,我们在屋外围桌而坐,母亲递给我们一人一只西红柿,父亲边吃边给我讲一些天文地理和奇闻异事。因为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,写得一手好毛笔字,还在镇社办厂任职,因此他被庄上人称为“土秀才”。父亲特别赞赏北宋苏氏父子三人的才华与品性,于是他把前段时间出差买回的一本《三苏文选》作为一

份开学礼物赠给我,希望我能从书中汲取智慧和力量。

初读此书,我十分惧怕,全因语文基础薄弱。我初中时喜理天文,只能识记一些简单的文言实词和虚词以应付一下考试。待到上了师范,没有升学的压力,我便想方设法逼迫自己多读书,以适应未来职业的需要,用父亲叮嘱我的话,就是要饱读诗书,做贤师,不可误子弟。

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师范校园,文学气息特别浓郁,文学阅读与写作是每一位优秀学子的标配,但我心有余而力不足,于是在老师的鼓励指导下,我从读父亲给我的《三苏文选》开始,咬文嚼字,边旁注边消化。这一进程十分缓慢,足足用了一年半的时间。在“苏”香浸润中,我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,原来,父亲想用历史上“三苏”的

文风和家风,开启我一段为人师表的成长历程。

再读《三苏文选》,是我入职之后的第二年。那时我报名参加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,“两古一外”(古文学、古汉语、外国文学)考试确实难倒了一批怀揣着雄心壮志的年轻“自学者”,而我因为“啃”下《三苏文选》,积累了较为深厚的古汉语古文学知识,轻松通过所有考试,取得毕业文凭。在“苏”香的熏陶下,我找到了现实与理想、自我与社会的平衡点。初为人师,不甘落后,我不断挑战自我,始终对未来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和期待。

三读《三苏文选》,那是在我事业受挫之时。彷徨无奈之际,我用读书打发时间,《三苏文选》便是枕边书目之一。在“苏”香氤氲中,将一杂糅乱

无序的心境,苏轼跌宕起伏、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和积极旷达、荣辱不惊的超然心态让我非常感慨。我的人生处境只是遇到小小“不开心”和“微微”不如意而已,何必自苦?于是在心灵的洼地,我赶紧修葺一座“明媚敞亮”的“驿站”,在德性涵育中,轻装上车,去追寻属于自己的人性光芒……

进入人生半百之际,我的个人专业成长取得突破,活成了父母所希望的“模样”,我的妻子、女儿也爱上了读书,父母对“书香之家”的期盼已经成真。最是“苏”香能致远,雨落芭蕉倍思亲。如今再读《三苏文选》,却有一股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愧疚感,纵有千般感慨想与父母一一叙说,但再也听不到他们鼓励、劝诫的声音,唯有那一行褪色不清的小楷行书时时撞击着我的心扉。

人生 行板

妈妈90岁

■赵光明

母亲生于1932年,出生地是江苏常熟。母亲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女子,身材孱弱纤细,个性温柔,吃苦耐劳,从不对人恶语相向。母亲是有点文化的,在那个年代,她的家庭状况能让她读到高小,真是不可思议。后来我翻到一些当时学校教育的资料,得知苏州各地自古就有劝学之风,又不断有古道热肠之人兴办义学。因此,贫家出身的母亲能上学就不足为奇了。她在回述这段经历时说,最早是不收学费的,可能因为她上的是义学堂,抑或是免收穷人家小孩的学费。

母亲学习成绩很好,在班级里一直名列前茅。10岁左右,她代表双塔小学参加了在草桥中学举办的演讲比赛,很可惜没有得奖。她分析原因,是因为要上台演讲,自家没有得体的衣服,便向同学借了件旗袍,但是很不合体,所以名落孙山。

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。1937年8月,淞沪抗战爆发,同年11月,日军进攻常熟,飞机狂轰滥炸。当时母亲只有6岁不到,跟着外公外婆一路逃难,路上遭遇日机丢下的炸弹,母亲的左手小指被弹片刮伤,疤痕至今依稀能辨。11月19日日军占领常熟,母亲家的祖屋被毁。外公举家从宜兴奔往苏州,从此扎根苏州。

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去支援三线建设,家中主事的只有母亲,母亲瘦弱(常年体重只有90斤左右),重的体力活是不能胜任的,这倒是让我们兄妹三人从小就具有自立意识。我弟弟在上幼儿园时就会开煤炉门烧饭了。当我能扛起20斤重的米袋时,顿时觉得自己是男子汉了。

母亲的纺织技术是相当好的,她说年轻时在协成布厂挡4台布机(当年的织布机机械化程度很低,能操作4台的属于高手)。我记忆中,1974年,中国第一次参加在印度举行的亚运会。为了备战亚运会,母亲参加了撑竿跳高所用撑竿的研制工作。当时用的是新研制的喷气织机,织的是高弹纤维布。母亲亲自操作,连夜加班加点。

母亲上了年纪后,最大的变化是话多了,特别依赖人,依赖丈夫,依赖子女。第二是短时记忆力弱,忘性大。如今母亲90岁了,尽管老年疾病缠身,但基本生活还能自理,甚至还能端着歌本唱歌。现在她还能唱歌,发声带有隐隐的吴依软语的尾音,音准、节奏基本还行。由此我想到了遗传因素,母亲没教我唱过歌,但我所学专业是声乐,可能还是有潜移默化影响的。

风物 杂谈

有故事的蚕豆

■王奎

单位组织去体检,大毛病没有,小毛病不少。但有一样值得我“骄傲”:医生夸我有一口好牙,说像我这般年纪的人(好像我有多老似的,其实不过五十出头),大多已有恼人的牙病,而我牙根坚固,牙龈牢靠,毫无结石,真是福气。听此言,我沾沾自喜,便嘿嘿一笑道:“这是蚕豆的功劳!”医生不解,我也没有细述。

小时候就听邻居大爷说吃蚕豆能练牙,我也常见他在口袋里灌了一大把炒熟的蚕豆,那是他一天的“零售”。只见他有事无事的时候,隔一会儿就抓一个蚕豆扔进嘴里,嘎嘣嘎嘣地嚼着,那阵阵脆响,让人听了牙根发痒。他老人家却像没事人似的,享受得不得了。晚上邻居大爷收工回家,喝“大麦调”土酒,下酒的也多是蚕豆,那又是一顿蚕豆就萝卜——嘎嘣脆。就这样,邻居大爷活到七八十岁,牙齿居然一颗不掉,能嚼能咬,好不让人羡慕。于是,邻居大爷就念起蚕豆的好,带着我也从小爱上了吃蚕豆。

老家盛产蚕豆,蚕豆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以前,家家户户除了有米缸(尽管大年份都是半空或全空着),还有装蚕豆的坛子。老蚕豆晒干了收在坛子里,待逢年过节时取出些来用。蚕豆作菜时,多是炒烂了上桌子。家里办大事,摆盘子的少不了蚕豆,那就是俗称的“好蚕豆”。须事先把老蚕豆放在水里泡,等它们大都冒出了芽子,便可以下锅煮了,得准备好生姜、花椒之类的佐料。炒好的蚕豆绵绵烂烂,有一种五香八角混合香味,去皮后入口即化,很受牙不好特别是瘪嘴掉牙的老头老太太们喜欢。

妈妈当年会用蚕豆米子(即蚕豆仁)烧蚕豆汤,非常鲜美。如果是刚收获的新鲜蚕豆仁,不宜烧太长时间,因为太嫩了,容易化成水糊糊。陈年的老蚕豆要用厨刀劈开,才能取得两瓣米子。这不是个力气活而是项“技术活”,妈妈劈起来很娴熟,眨眼工夫能劈一大茶缸。有一次,我也学着妈妈的样子劈蚕豆米子,却一不小心将刀划到了手上,顿时鲜血直流,吓得我乌天黑地哭了好一阵。幸好伤口浅,妈妈用布条包扎后一会就过去了。邻居笑说:“今天的蚕豆汤可鲜了,有肉味了哩!”

刚刚长成的青蚕豆是可以生吃的,那是我们的最爱。春夏初,日渐鼓胀的蚕豆荚里孕育着嫩嫩的豆宝宝,浅碧如玉,温润绵软,剥一个扔进嘴里,清甜多汁,犹如水果一般,很是爽口。我们喜欢把剥开青菜的青蚕豆用针线穿起来,串成好看的“翡翠项链”,套在脖子上,耀武扬威地在庄上“巡演”。上学路上,我们也曾偷偷过生产队里的青蚕豆,放在破布缝成的书包里,上课饿了的时候,就悄悄地来几粒,既管饱又杀馋,扫去了多少读书的苦闷。课堂上,学到《社戏》一文时,才被天荒地知道蚕豆竟然能被叫作“罗汉豆”,原来鲁迅先生儿时也曾偷过蚕豆,就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,引来同学们的嘲笑和老师的批评。

直到今天,我还对个性鲜明的蚕豆花怀有特别的好感,平生为之写了无数的小诗。每年南风又起,漫山遍野的蚕豆花盛开,宛如黑白相间的蝴蝶振翅欲飞。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就是在我家乡宝应拍摄完成的,插曲《九九艳阳天》里唱道:“东风吹得那风车转呀,蚕豆的花儿香啊麦苗鲜……”让我始终觉得故乡的蚕豆是有故事的豆子,柳堡的蚕豆花是世间名贵的花儿。



牧归

林廖君 摄

心灵 火花

安静的阅读

■王俊鹏

不久前我看到一个关于世界各国人均读书排行榜,遗憾的是中国的排名并不靠前。据媒体报道,中国人年均读书0.7本,落后于我们的邻国俄罗斯、韩国和日本。在火车站,在机场,常常看到人们都在打电话、低头发消息、刷微博或打游戏,但很少看到有人在读书。人们或喧嚣地忙碌,或孤独地忙碌。

由于工作的原因,我曾多次在国内外考察,许多外国人对于阅读的投入让我感慨。在机场,无论是国际候机区还是国内转机区,总能见到安静捧着大部头书在看的人。在地铁上也是这样的场景,比较安静的车厢内总有不少人手捧着一本书。

2012年我去澳洲学习考察,住在老外婆家,跟房主夫妻俩朝夕相处近两周的时间。那是一对年近70的夫妇,丈夫叫保罗,退休前是一名交通警察,妻子叫艾琳,退休前是教师,在中学教授烹饪课程。他们家有个专门的书房,放着满满两排书。客厅和餐厅的茶几上总是放着几本书,词典和当地的报纸杂志,厚厚的书里还夹着书签,是主人看书做记号的。保罗读的书大都是关于经济、历史、地理的,那一阵子可能为跟我有话题,读了一些关于中国历史、各地风景等人文类的书。每天早上他们一边做早餐,一边听着收音机的新闻。早餐忙活好后,他俩就带上老花镜看当地的报纸,

相互讨论一下时政和经济。我去的时候当地正是冬季,虽然室外还是有点冷,但天气大多是晴朗的。于是大家就一起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看书,颇为惬意。晚上吃过饭后,保罗夫妇有时去社区的活动中心参加老年人的合唱训练,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就围坐在沙发上读书。在跟其他家庭一起聚会活动的时候,大多数人也是一起聊天或者读书。

阅读本是一种普通的生活方式,安静地读书其实是一种阅读的常态和最有效的知识汲取。人生最美好的境界又何尝不是一种丰富的安静?要达到这种境界,或许还是要依靠安静的阅读。

好书 过眼

以别样的视角走近张謇

——读《张謇散文选读》有感

■吴敏



《张謇散文选读》
杨妙新 选注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张謇,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、教育家、慈善家,中国民族工业的奠基人之一。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3月份出版了一本由杨妙新选注的《张謇散文选读》,让我们以别样的视角走近张謇。

《张謇散文选读》从600多万字的《张謇全集》中精心选取了75篇,不拘时间、不拘篇幅、不拘文体,分别

编入以“青云之志”“强国有我”等14个主题词作为纲目的目次之中。

阅读此书,可以感受到一个更为真切的张謇。张謇作为实业家、教育家、慈善家为众人所熟知,他高中状元后,目睹国家危亡,选择实业救国,毅然回到家乡,弃官从商。张謇激于仁义,兴实业,办教育,做公益,开展城市建设,耗尽了后半生的全部精力。在“青云之志”“搏击风云”中,我们可以看到张謇勇于担当,把自身的命运融入时代的洪流,现实的熔炉;在“强国有我”“天之庸民”“为师之道”中,我们可以听到张謇以天下为己任,救国强国、“父教育、母实业”的呐喊;在“为民请命”“悲悯情怀”中,我们可以体会到张謇的忧国忧民,以及他对生命的敬畏、对苦难的同情。一份份公文、函电,一篇篇论说、演讲,其中凝结着他的坚毅与奋斗,见证着他的成功与无奈,饱含他的荣光与艰辛,闪烁着张謇的思想光芒。

在“道德修养”“诗礼传家”中,我们可以懂得张謇“浩然正气”“正大刚直”的精神追求和“学诗”“学礼”的道德规范;在“永怀感恩”“同

声共气”中,我们可以明白张謇“心头感恩血,一滴染天地”“情深共白头”的为人交往原则;在“高山仰止”“人性之光”中,我们可以理解张謇“无意做官”“一心做事”、对先贤的敬仰追慕和“不能致君,亦当泽民”的“利他”思想。一篇篇序文、铭文、艺文,一则则杂著、日记、辞赋,既有柴米油盐和人间烟火,也有张謇的非凡志向和高洁品行,既有他的勤奋坚持和自信乐观,也有他的尚德爱憎和感恩奉献。

张謇的散文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军事、法制、水利等多个领域。选注者在每篇文章后面,从写作背景、阅读提要、典故解读、词句诠释等角度进行注释,扫除了阅读者的阅读障碍。选注者还把75篇文章分为精读和泛读,在精读文章后面设计安排了“思考与探究”,这一设计与新高高中文言文阅读部分的文意主题题无缝衔接。尤为特色的是,选注者在每个主题单元前面都写有主题阐述。14个主题阐述大多从历史、文化的角度,引经据典,娓娓道来,最后再回到张謇的文章,既是主题解说,又是张謇文章导读。

过生日

■黄煌

小时候,除了过年,就数家里有人过生日最有盼头。当然主要是逢十的整生日,还有小孩满月。过生日在当时叫“庆生”,乡下称“做生日”。喜庆热闹,有好吃的,放鞭炮烟火,来好多客人,自然小伙伴也多,孩子们怎么会不盼呢?

我们兄弟姊妹5个,妹妹最小,也最幸运。只有她过生日时,总去镇上找在公社做事的父亲,说:“爸,我过生日了,你回家吃晚饭吧。”我一直怀疑是妈妈怂恿她去的,我们兄弟姊妹们自然乐见其成。果然,傍晚父亲就回来了,还买回一斤肉,炒好后面飘香十里。一般还会再下两卷半挂面,热气腾腾。那情景恍如昨天。妹妹从小爱吃面条,大概就跟着的生日待遇有关。她最多独自吃过一斤挂面,撑到喊难受。

我不记得家里替我做过10岁生日。20岁生日是在大一时,我没有自娱自乐,和同学友人同过。30岁时我住在南师大的筒子楼,用煤球炉子烧饭烧菜,请了五六个同事,在可收放的小圆桌上搁一块大画板喝了顿酒。“大板桌”摇摇晃晃,不甚稳当,但大家吃得很开心。古人把做50岁生日称为“祝寿”,过去人们普遍寿命不长,50岁就称老了。我们儿时写作文,对比自己三四十岁的男子,必用“年过半百的老爷爷”称之。现如今,50岁还算得上是年富力强,大有可为的年纪。我51岁时调至新单位任职,一拜见单位的领导,面对一位五十四岁的大姐时我自称“小曹”,她笑了:“这么低调?”我解释:“哪里是低调,原单位好多人人都这么喊的。”

在1998年5月,父亲将过70岁生日。春节时我们做儿女的就提议要给父亲祝寿,他推辞。4月,我接到父亲的来信,说“某年日月是本人生日,不做”云云。我们揣测他的心思:父亲一生不讲排场,又是一个老党员,不提倡做寿。怕场面大了,不合规矩,也不合他心性;又怕我们做儿女的没有孝心,真不给他过生日了。我想也是,父亲专门写信给我说“不做寿,你们工作忙,孩子又小,来回跑不便”,却又告知了具体日子。5月14日,我从南京赶回家看望婆婆。我们兄弟姊妹一大家子人以及我父亲的四个侄子们都来了,满满当当两大桌,寿宴堪称丰盛,还噼噼啪啪燃放了鞭炮烟火,父亲那天非常高兴。